

世界禁书文库

SHIJIEJINSHUBAIBU

世界禁书百部

为了告别的聚会

红 木
缩 影

远方出版社

世界禁书文库

为了告别的聚会

〔捷克〕米兰·昆德拉 著
时正伟 译

第一天

秋高气爽，在宜人的山谷里树叶变成了各种颜色。小小的矿泉疗养镇看上去象是被裹在火焰里了。女人们在疗养地的林荫道上散步，她们停停走走，俯在水花四溅的喷泉边上。这是些没有孩子的女人，来这儿的目的是，希望能获得生育力。

这些病人中，也有少数男人，因为除了妇科的奇迹外，矿泉疗养地的治疗对于各种精神病症看来也是有益的。尽管如此，女人仍然要比男人多出九倍——对于象茹泽娜这样一个年轻的护士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恼怒的比例，意味着整天都得照料那些没有生育力的妇女们。

茹泽娜的故乡在这儿，在这儿的有好父母，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能从这个尽是妇女的巢穴中逃出去。

星期一下午，快要轮到她下班的时候，还剩下要给最后几个肥胖的女病人裹上被子，并要微笑着让她们在床上躺下来。

“打个电话给他，怎么样？”茹泽娜的同事一齐鼓动她，一个大约三十五岁，长得很胖，另一个稍微年轻和消瘦些。

“唔，那倒是。”茹泽娜回答。

“不用担心。”年长点的护士再一次鼓劲她，并朝茹泽娜背后的更衣室瞅了一眼，那儿有职工们的存衣柜，小桌和电话。

“你打电话到他家里。”瘦点的护士刻薄地说，她们三人一齐笑起来。

一切宁静后，茹泽娜说：“我知道他那个排练场的号码，我往那儿给他打。”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这是一场令人心悸的谈话。当他一听出她的声音时，他就十分惊慌。

他一直害怕女人，但当他这样告诉她们时，她们却从不相信，宁愿认为，他的表白是一种骑士风度的幽默。

“你好吗？”他问。

“不太好。”

“怎么啦？”

“我们应该沟通一下。”她很忧伤地说。

这正是他预感到的那种悲哀的声调，很久以来，他一直对这类事情感到恐惧。

“好吧。”他轻轻地说说。

她又说了一遍，“我真的必须和你谈谈。”

“发生什么了？”

“我有了。”

他几乎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下，他虚弱地说：“你说的什么意思？”

“我已经有六个星期了。”

他试图控制自己，“那种事有时是会有的，不是因为我。”

“不，这次是真的。”

“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无论如何，这不是我的原因，肯定不是！”

她顿时火了，“你把我当作什么人了？！天哪！”

他怕她，怕使她发怒，“你听我说，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伤害你，为什么我要伤害你呢？我只是想说，这也许不是我的原因，因为我没有那样做，你用不着担心，这在生理上是完全不可能的。”

为了告别的聚会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她轻描淡写地说，“原谅我打扰了你。”

“噢，不！”他赶忙说，生怕她会挂上电话，“你给我打电话是很对的！我自然乐意帮助你。当然，可以从长计议。”

“你说‘安排’是什么意思？”

他顿时语塞，不敢说出它的真正含义，“哦，就是这个意思，安排！”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我决不会做那样的事，除非先把我杀掉。”

恐惧又攫住了他，但他立即设法反驳：“如果你不想听我的意见，干吗打电话给我？你是想同我商量一下这事呢？还是你已经下了决心？”

“我有事和你商量。”

“那么，好吧，我可以见你。”

“什么时候？”

“到时就知道了。”

“好吧。”

“现在，请保重。”

“你也保重。”

他挂上电话，回到舞台上，他的乐队正等着他回来重新排练。“先生们，到此为止。”他说。

她放下话筒，脸气得通红，克利马对这事反应刺痛了她，实际上，她已经很少如此忿恨了。

他们早在两个月前认识了，当时这位著名的小号手和他的乐队正在矿泉疗养地演出。音乐会后，人们特地为这些音乐家们举行了一场舞会，她也应邀参加了，在舞台上所有的女人

中，小号手对她最表好感，一起共度了一夜。

那以后她再没有得到他的一点消息。她给他寄去两张明信片，亲热地向他问候，他却杳无音信。一次，她去首都参观时，往他的排练场打电话，一个男人接了，问了她的姓名，说他就去找克利马，几分钟后，他出现了，告诉她排练已经结束，小号手也走了。

她怀疑他是想躲避她，随着她逐渐察觉自己已经怀孕，她越来越忿恨。

“他说这在生理上是不可能的！你能反驳他吗？生理上不可能！当这个孩子生出来时，我倒想知道他会说什么！”

她们赞同了。同那位著名的音乐家度过了一个难以言传的夜晚之后，第二天早晨，她把这事全都告诉了她的同事，这件事随即在水汽迷蒙的治疗室里传开来。从此以后，这个小号手就成了全体护士们的共同财富。他的肖像被张贴在集体宿舍的墙上，每当他的名字出现时，她们都要暗暗抿着嘴笑，仿佛他是一个知交。当这些护士们得知茹泽娜怀孕时，她们的内心都充满一种奇妙的快意，因为现在她们同他之间已有了一种有形的、持久的纽带，这种保证物已深深植入了茹泽娜的肚子里。

年长的护士拍拍茹泽娜的背，“喏，现在，夫人，镇静点。我给你看样东西。”她很快地翻动一期带有插图的杂志，“瞧，这儿！”在折好的一页上是一个年轻迷人、皮肤浅黑的女人照片，她舞姿翩，手里拿着一个麦克风。

茹泽娜凝视着这张照片，试图从这张长方形的光滑的纸上看出她的命运。“她比我想象的年轻。”她悻悻地说。

“得了吧！”她的中年女友笑了，“这张照片是十年前照的！你知道，他俩岁数一样大，她比你老多了！”

为了告别的聚会

在电话里同茹泽娜交谈时，克利马渐渐意识到她的话里有着一多年来他一直害怕的那种厄运的声音。这倒不是他有充分理由相信在那个倒楣的夜晚，他果真使茹泽娜怀了孕（相反，他肯定她的指控是假的），而是在他认识茹泽娜之前许多年，他等了好久在他二十一岁那年，一个迷恋他的金发碧眼姑娘就曾经假装怀孕，想迫使他同她结婚。那天太可怕，最后他得了胃部痉挛症，整个人都萎了。打那以后，他明白了怀孕是一种随时随地都可以奏效的打击，是一种任何避雷针都无法躲避的雷电。电话里某种悲哀的声调预兆着风暴的来临（可不，当年那个坏消息也是首先在电话里打击了他），自年轻时那场经历以来，虽然他在同女人们发生关系时并不缺乏热情，但随之而来的总是忧虑之感，每次发生了这样的关系后，他总是恐惧地等待着不幸的后果。理智一点，他想到由于他那近乎病态的小心，他便差堪自慰，灾难的可能性几乎是千分之一。但是，这种千分之一的偶然仍旧使他吓得够呛。

一次，他发现有个可供自由支配的晚上，便给一个已有两个月未见面的姑娘打电话。当她一听出他的声音，她就叫起来：“亲爱的，是你！我一直在盼望你来电话！你听我说！”她是那样迫切，喘不过气来。那种熟悉的、令人焦虑的阵痛又充塞了他的胸腔，他甚至从内心深处感到他的厄运已定。

不过，他还是迫切想弄清原委，于是冲口而出：“你干吗用这样悲惨的声调说话？”

“昨天我母亲去世了。”她回答说。

他松了口气，但他知道，这种可怕的时刻迟早还是会来临的。

“那好，快说！怎么了？”鼓手一个劲地询问终于使克利马

清醒过来，他看着乐师们着急的面孔，于是把这事告诉了他们。这些小伙子们放下乐器，聚拢在他们的头儿周围。

十八岁的吉他手首先提出的建议较为激进，那种女人必须让她放乖一点，“让他去死吧，那不是你的孩子，你别扔他。无论如何，只要验一次血就足以马上证明那是谁的孩子。”

克利马反对说，验血无法证明，到最后那个女人的指控仍然站得住脚。

吉他手反驳道，实际上并非真要验什么血；对待那种姑娘，只要态度强硬，她就会识相，不再啰里啰嗦。一旦她知道被控的男人不是一个懦夫，她会自己花钱把那玩意儿弄掉的。“总之，如果她一意孤行，生下孩子，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誓同她睡过觉，那时，让他们去猜测到底谁是真正的父亲吧！”

但是克利马说：“我知道，你们会帮我，可到那时我早已急得要命了，遇到这种事，我就是世界上最胆小的人，我得尽快做到心中有底。”

众人都赞成。吉他手的办法在原则上是合理的，但并不适合于每一个人。它显然不适于那种神经衰弱的男人，也不适于那种被女人死死缠住的名人。总而言之，大家都觉得还是不直接对抗好，说服这姑娘去堕胎最为明智。但应当用什么理由呢？他们提出了三个基本方案：

首先利用女人的同情心。按照这个方案，克利马要把她看作是最亲密的朋友，向她畅开心扉，倾诉衷肠，告诉她他的妻子患有重病，如果她知道另一个女人同她丈夫有了孩子，她的身心准会崩溃。无论从道德上还是心理上，克利马都不能承受这样的灾难，他想获得护士的怜悯。

但是，有人对这点提出一条根本的反对意见：把这一策略

为了告别的聚会

完全建立在那个姑娘可能会有有的软心肠上面，这不是明智之举，因为它未经检验，毫无把握。如果她恰巧没有同情心，她将会以此作为武器，反过来对付他。由于让另一个女人知道了她极力想给自己的孩子找个父亲，这种屈辱会使她更加冷酷地继续干下去。

其次是有意识地抓住这姑娘的正常心理：克利马应当向她解释，他不能肯定这孩子确实是他的，这种怀疑将常驻心中，毕竟他与这个护士在一起只度过一个夜晚，他一点也不了解她，他一点也不知道她可能还有其他男朋友，诚然，他不会指责她的行为是蓄意欺骗，但是她肯定不能保证他是她生活中唯一的男人！即使她坚持这样说，克利马又怎么能相信无疑呢？有了后代，他的父亲老是疑惑是不是自己的，这难道是明智的吗？难道能期望克利马为了一个甚至不能确定是自己的孩子而抛弃他的妻子吗？没爹的孩子她是不会要的。

这种办法也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大提琴手（乐队里年龄最大的人）指出，指望一个姑娘的正常心理甚至比指望她的同情心还要愚蠢。合乎逻辑的说服在这里肯定达不到目的，而姑娘的心必定会因她的情人不信任而受到伤害。这只会增强她那哭哭啼啼的执拗，让她更加放肆。

第三个可行的计策是：克利马可以向怀孕的姑娘保证，他过去爱她，现在仍然爱她。他非但不能责备她存心欺骗，而且还要给予她大量信任和温存。他将答应一切，先离婚，向她暗示出一个美好的共同未来。为了这个未来，他将要求她终止怀孕。他将解释说这不是他们生孩子的最佳时机，过早做父母将使他们失去婚姻幸福的最初几个美好年头。

这个方案缺乏前两条所具有的一个性质：理性。假若克利

马这样迷恋那个护士，他为什么在过去两个月里完全不理她？但是，大提琴手坚持说，逻辑和爱情是两回事，当然，克利马要作出一些说得过去的解释。最后，大家都同意第三种方案可能一是最佳方案，因为它利用了整个风流韵事中唯一合理的一种因素——姑娘的爱情。

大家在剧院外面分手，吉他手一直陪着克利马回家，他是唯一反对采用这项方案的人。在他看来，这方案与乐队的头儿——他心中的英雄和偶像的身份太不相符。

“‘出去野混吧，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他引了一句尼采的话。他对这位哲学家的其它言论毫无所知。

“我的朋友，”克利马叹道，“十分不幸，手中有鞭子的不是我，而是那个女人。”

吉他手于是提出由他开车去疗养地，护士被骗到公路上，然后用车将她碾死。“没有人能证明这不是一次交通事故。”他说。

吉他手是乐队里最年轻的成员，他热爱克利马，克利马为他的话所感动，对他说：“你真可爱。”

吉他手越发热情地阐述他的计划，他的脸颊发红了。

“你的好意我非常感谢，但这是行不通的。”克利马插了一句。

“别犹豫了。她不过是条母狗！”

“不行。你人很好，谢谢你。但是这是行不通的。”克利马说，于是告辞离去。

当他独处时，他默想着那个年轻人的计划和他拒绝的理由。倒不是因为他比吉他手更道德，而是因为他更胆怯。他惧怕被控是一个凶手，就象他惧怕被控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他想

为了告别的聚会

象一辆汽车从茹泽娜身上碾过的情景。她躺在路上，血肉模糊。他感到一阵极度的轻松，但他意识到靠这种美妙的幻想来安慰自己是无济于事的，无论如何，他面临着一个更迫切的问题：明天是他妻子的生日！

快六点了，商店正准备打烊。他冲进最近的一家花店，买了一大束玫瑰花。他想到明天准是一个痛苦的日子，他必须装做同妻子心心相印，好好伺候她，陪着她笑，使她高兴，而实际上他却得老想着远处一个陌生女人隆起的肚子。他将谈笑风生，但是，他的心却会溜向远方，禁锢在另一个女人体内的黑暗深处。

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忍受在家中和妻子共度生日，他要提早见茹泽娜。

当然，这趟旅行不会是令人兴奋的，一想到遥远的疗养地，就好象有一种枯燥乏味的沙漠气息扑来，只有美国人在那，他在那儿不认识任何人。这个美国人给人留下一个蜗居乡间的富裕地主的印象。在那次倒楣的音乐会后，他在家接待他，盛宴款待他们。把所有漂亮的护士介绍给他们，因此，他对克利马和茹泽娜之间的关系也负有间接的责任。噢，真想再看到他，他曾如此热忱地款待过他！克利马抱着这个幻想，仿佛他的得救就全靠它了。处在象他所面临的这种困境中，没有比另一个男人的深切理解更令人镇静的了。

他回到排练厅，让看门人给茹泽娜挂通长途电话。很快地，他听到了她的声音。他告诉她将在明天去她那儿，他丝毫没有谈及她先前提到的那事。他的语气，就象他们是两个完全无忧无虑的情人。

他漫不经心地问道：“顺便问问，那个美国富翁还在那儿

吗？”

“是的，他没走。”茹泽娜说。

他感到一阵宽慰，用更愉快的口气说他多么盼望见到她。
“告诉我，你现在穿的什么衣服？”他问。

“干嘛？”

这是他的惯招，多年来他一直很成功地运用了它。“我知道你的穿着打扮，好让你的形象浮现在我心里。”

“我的衣服是红色的。”

“我敢说红色对你很合适。”

“我也这样想。”

“那么，里面穿的是什么呢？”

她笑了。她们听到这个总会笑起来。

“你的内裤什么颜色？”

“也是红的。”

“我真想早点看见穿着这身衣服的你。”

他挂上电话。看来他已找到一种合适的语气跟她谈话。马上，他很快就意识到，他不能从心中抹掉茹泽娜这个问题，要企图保持和妻子只谈琐事，将可能使他感到非常紧张。他路过影剧院时，在售票窗口停下来，买了两张美国西部的电影票。

克利马夫人外表迷人，然而虚弱多病。她那糟糕的健康状况迫使她不再唱歌，正是这种经历使她投入了成为她丈夫的那个男人怀抱。

生病后，这个年轻美丽、习惯于被人崇拜的女人，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毫无乐趣，与世隔绝的世界，这个世界与她已经失去了的那个光辉的舞台世界有着天壤之别。

克利马同情她，看着她那悲伤的面容，他的心都碎了。他

为了告别的聚会

试图从自己那个迷醉的世界中走出来（穿过那些想象中的天壤距离），十分同情她。凯米蕾不久就发现她的悲伤具有一种出乎意料的打动人的力量。她默默地开始利用这一偶然发现的优势（也许是无意识的，但却很频繁），总而言之，只有看到他在注视着她那痛苦的面容时，她才会有理由相信他的心不在其他女人身上。

这个美丽的妇人十分害怕其他女人，总是感到她们无处不在。她不放过任何一个女人，当克利马在门口问候她时，她知道怎样从他的声调中，甚至从他衣服的气味中察觉出她们。近来她在他书桌上发现一份撕坏的报纸，上面他用笔草草记下一个日期。自然，这可能包括各种约会，比如一次乐队排练，或同代理人的一次会晤。但是整整一个月，她除了在想那一天同克利马幽会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外，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想。整整一个月她都未曾睡过一次好觉。

倘若她对不可靠的女人世界如此恐惧，她难道不能在男人的世界中得到安慰吗？

这没有可能。嫉妒往往会使女人把狭窄的聚光投到一个男人身上，而所有其他男人都消失在漆黑一团的背景中，克利马夫人陶醉在这种痛苦的聚光中，她对世上所有男人都视而不见，只除了一个人：她的丈夫。

她听见钥匙在门上转动的声音，接着她丈夫出现在门口，拿了一束玫瑰在手里。

她起初感到一阵快活，但是立刻就产生了怀疑：他干吗现在就带花束来，明天不才是她的生日吗？发生了什么事？

“你明天没空吗？”她问他。

当然，他在她生日前夕献玫瑰花，并非一定意味着他明天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不回家，但是她太敏感，长期的警惕，无穷的猜忌，使她总能预先察觉丈夫的隐秘。每当克利马感觉到这种可怕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在暗中窥伺他，把他透视，他就觉得被一种无法抗拒的疲劳抓住。他恨这种眼光，他认为，如果他的婚姻受到什么威胁，那便是这种该死的、捉摸不定的眼光。他总是认为（怀着一种问心无愧的对立情绪），这是善意的谎言，那也是出于想爱护她，使她免受无谓的烦恼。他确信她是在自寻烦恼。

他看了一眼妻子，她脸上露出猜忌、忧郁和不祥的神情。他很想把花束往地上一扔，他忍耐着。他知道在未来的几天里，他的自制力还将经受更严峻的考验。

“你不介意我的花献早一点了吧？”他说。妻子注意到他语气里的怒气，她摇摇头，在花瓶里添水。

“该死的社会主义。”克利马说。

“你说什么？”

“我受不了，他们指望我们义务开音乐会，一点报酬都没有。每天他们都带来一些新的借口，今天是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明天是革命的周年纪念日，后天又是庆祝某个要人的生日。如果我想把乐队维持住，就得虚与委曲。你不知道他们今天又给我套上了什么？”

“什么？”她无精打采地问。

“一个地方委员会的女人在排练时跑来，然后教训我们，什么是允许演奏的，什么是不允许演奏的，最后还想骗我们为共青团义务开音乐会。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明天，我还得去开一整天愚蠢的会议。在会上他们将喋喋不休地大谈音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一整天都泡汤了，当然，你的生日也被他们剥夺了！”

为了告别的聚会

“我不相信他们会要你在那儿呆到晚上！”

“不，我想不会。但是你能想象我回家时会是什么心情。所以，我想让我们今天晚上，提前庆祝吧。”他握住妻子的手说。

“你真好。”克利马夫人说。克利马从她的嗓音里察觉到她压根儿不相信明天开会的故事。她没有勇气去查，因为她知道她的疑心会激怒他。但是，克利马早已不再相信她那做出来的深信不疑，无论他说谎还是讲真话，她疑神疑鬼，对此他无可奈何，他喃喃自语，仿佛他完全相信她信任他。而她（带着一种悲哀、恍惚的神情）也问一些关于明天开会的事，想证明，她毫不怀疑它的真实性。

然后，她走进厨房，去准备晚餐。她把盐放多了。她喜欢烹饪，而且精于此道（生活还没有完全摧毁她，也没有使她放弃家庭主妇的责任）。克利马知道这顿饭没做好，唯一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她心绪不宁。他似乎看见她的手在神经质地颤抖，他的心都痛了。他每吃一口饭，都象是在品尝她的眼泪和自己的罪孽。他知道凯米蕾正陷在猜忌的痛苦中，无法入睡。他想吻他，爱抚她，安慰她，但他知道这一切都没有用处，因为她会察觉出这不是他的温存，而只是他内心有愧。

他们看电影去了。克利马看着银幕上的英雄，他正设法靠镇定自若来逃避各种阴谋。克利马重振信心，他觉得那个斗士就是自己，他感到要说服茹泽娜堕胎，将不过是一次微不足道的战斗，这使他振作起来，他与那个自信的银幕英雄融为一体，由于他的运气和魅力，胜利属于他。

当后来他俩相挨着躺在大床上时，他仔细窥视她，她仰身躺着，头陷进枕头，下巴微侧翘起，发呆看天花板。她的身躯

习惯性地绷得紧紧的（她总是使他想起绷紧的琴弦，有一次他对她说，她有一颗小提琴的灵魂）。他突然窥见了她那人的全部底蕴。的确，这种事时有发生（这是一些不可思议的时刻）：她的一个简单的动作或姿势往往会忽然向他展露出她的全部外表以及内心的历史。对于克利马来说，这是一种具有深刻洞察力和富有同情心的时刻。这个女人在他还默默无闻时就爱上了他，对他毫无保留。她理解他的内心，他的全部思想，他可以和她谈阿姆斯特朗或者斯特拉夫斯基，谈无关紧要的琐事，或者严肃的问题。天底下，她比任何人都更亲近……他感到自己也不可能再活下去。他知道他愿意终其一生保护她，他可以为她出生入死。

但是，这种无边的爱浪一下子就消退了。因为他内心充满焦虑和恐惧，他躺在凯米蕾身边，确信她是自己的最爱，但他却心不在焉，他抚摸着她的脸，却感到他们相隔很远很远。

第二天

已经9点了，一辆的漂亮白色小轿车停靠在疗养镇外的停车场（疗养镇内禁止机动车辆通行）。

门前的大街上，有一条栽着树木的狭长草坪，草坪的人行道铺着细沙，旁边的长椅漆着各种颜色。几幢楼房排在街旁，其中一幢是卡尔·马克思楼，茹泽娜的单身房间就在那里，小号手正是在那个房间度过了倒楣的两小时。在大街的另一边，正对着卡尔·马克思楼，矗立石泉疗养地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建筑的式样具有世纪末的风格，外面是灰色，大门上方镶嵌着一块很大的瓷砖。人们称它为里土满楼，是行政机关中唯一允许保持原名的楼房。

“巴特里弗先生还住在这儿吗？”克利马问看门人。经过同意后，他急忙沿着铺了红地毯的楼梯，上了二楼。一阵敲门。巴特里弗穿着睡衣出来迎接他。克利马有点困窘，他为自己没有预先通知就突然到来表示抱歉，巴特里弗插言，说：

“我亲爱的朋友，不必客气。在这样早的时刻又看见你，没有比这更使我高兴的了。”

他抚着头，继续说：“在这个国家，人们不会欣赏早晨。闹钟打破了他们的美梦，一切成为泡影，就象被斧头砍了一下。他们立刻使自己投入一种毫无乐趣的奔忙之中，请问这样一种不适宜的紧张的早晨，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象样的白天！那些每天早晨伴着他们恰当地称为‘闹钟’的一阵铃声开始生活的人，他们发生了什么呢？他们一天天变得习惯于紧张，不再